

张晓凌《当代性的缺失——今日中国画之思》一文在本报刊发后,在美术创作领域及学界引发持续探讨。中国画文脉绵延千年,唯有不断审视创作短板、理性研判发展态势,方能推动传统笔墨融入新时代语境。为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本栏目将从多个维度延伸话题讨论,汇聚业界真知灼见,助力当代中国画在守正创新中稳步前行。

——编者

再思“守”与“拓”

——中国画演进的时代特征与艺术法度

□张 鹏



论语·侍坐章

徐悲鸿作

中国画这一最富传统文化蕴藉,也极具开拓潜质的艺术门类在当下生机勃勃的文化土壤中,如何再演进、再创新、再铸高峰,已然成为艺术界最值得关注的课题之一。

—

回望近代以降,中国画演进与创新之说,聚讼百年,众声纷纭。自陈独秀力诋“四王”、高倡“美术革命”,到李小山断言“穷途末路”,再到吴冠中“笔墨等于零”与张门“守住底线”之争,持论者各执一端。陈师曾高擎文人画之价值,潘天寿主张中西绘画拉开距离,是守元固本的一路;徐悲鸿引西画写实路径改良国画,林风眠探索“调和中西”,是外求拓新的一路。“守”与“拓”两途并驰,盘曲分合,此中思考至今犹新,答案仍待我辈自寻。20多年前,笔者业师郎绍君先生所著《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出版,至今仍是后学研究近现代中国画的必读书。“守护”与“拓进”,两个关键词精准概括了20世纪以来中国画发展与新变的核心逻辑。今天看来,中国画的创作与理论课题依然未超越这个坐标。我们深知,中国画演进与创新之要义,不在于浮表的变与不变,而是立身于如何守与拓。所守者,是中国画之精髓与文脉,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更是随时代不断被充盈的笔墨本体,及其身后一系列中国式审美与鉴赏的特质;所拓者,包括根系于溯宏历史文化与广袤社会人生中取之不尽又亟待艺术提炼的一系列崭新画题,也有随时代语境渐趋发展、丰富、理性新变的形式语言,更可作为是中国水墨艺术所能包容的浩瀚天地。

新时代中国画题材之拓,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向中华传统文脉的纵深处去,另一个是向现实生活的广阔处去,而今天这两者皆掘发未足。向文脉深处这一端,大有可为。70多年前,喜作历史题材绘画的徐悲鸿即有感慨,中华文明拥有无比丰厚的历史资源,可供绘画取材的题材宏富博赡,却长期遭到画家忽视,痛言“惨不可言,无颜见人!并无颜见祖先”。(《复兴中国艺术运动》)言辞虽激,而今日读来也未过时。放眼当代中国画的题材状况,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间并不适配。巍巍华夏,煌煌文运,积淀了不可胜数的人文资源,这些本应作为中国画题材来源最坚实博大的母体,而今天画家们取材太有限了。徐悲鸿生动图绘《论语·侍坐章》,傅抱石将失传的李公麟名下《东山图》《晋贤图》等再付之笔墨,都是在中国文化经典处凝思着力,为现代中国画输入新画题,源自传统文脉,又高扬时代精神。其中提炼画题的路径和经验值得今日中国画家学习,首要在于增蓄学养,厚积薄发,从日常点滴积累,持续体悟传统文脉的当代价值,并生成笔墨与营构的转化能力。

至于向生活这一端,虽是老生常谈,但也常谈常新。新时代新气象,我们的现实生活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大国重器、工程伟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时代语境中无数可歌可泣的劳动、奋斗、生活场景,都值得被中国画所图写,记成史册。而今天的创作和展览中,很多画家还习惯于二三十年前的固有题材,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细节缺乏感触,缺少真切可感的笔墨丹青实录。细观之,也有不少作品只是把当代新事物陈列纸上,物虽新而画意未深、气象仍旧,能以深切体验和巧妙构思把画立起来、令人过目难忘者,依旧寥寥。

二

鉴于此,拓,应从何处入手?最实在的一条路,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经验的写生之法,不断强化深入生活的体验感。美术界常讲写生,但要做好,实有两难。其一,情感须真。深入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要紧的是作者自己能否真正被打动。前几日在与吴为山先生对谈长征组雕的创作体会时,他讲到当年与一批年轻雕塑家重走长征路,



初夏小雨

郎绍君作

听到太多红军战士的感人故事,看到长征路上的遗迹和遗物,大家每天被这种真感情所“浸透”。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一切文艺创作皆如此,若没有这一番“浸透”,着笔落墨徒留其表。其二,需要具备从生活中提炼题材并将之转化为笔墨语言的两重能力。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炼有意义的题材,何者可入画、何者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考的是眼力和识见;将收纳的素材转化为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考的是心力与腕底功夫。史载顾恺之画谢鲲,将其置于岩壑间,以主体人物与空间布景的呼应凸显人物的内在风神;傅抱石构思创作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严谨的构思与真诚的表达令人感佩。新金陵画派诸家二万三千里写生后以山河新貌入画,石鲁将革命史的思与情浸润山水,周思聪、卢沉《矿工图》写矿工脊背之痛,无不从亲历中熔铸笔墨,高妙营构,各臻其极。之所以动人,正在于画家先深入生活、浸透感情、内中提炼,而后笔墨随之生发。这些都体现了这两重能力的重要性,值得当代中国画家从中汲取经验。近两年,“美术里的新时代——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采风活动”,把这条路重新铺到今人脚下,众多中国画家参与了深扎式写生。倡导采风 and 写生不再是走走看看、拍照留影,而在强调画家能否与那片土地、那些历史与现场、那些人,声气相通,情思相融。沉于此境,题材才能真正活过来,画才能真正立起来。

读书汲文脉,行路养生活。在现当代中国画史上,有一段佳话,至今难忘。庚午(1990)之夏,叶浅予先生邀集师生、友朋二十七人聚于杭州,集结“艺术行路团”。一行人从西湖、灵隐出发,登天目山,访绍兴城,溯富春江而上,至严子陵钓台、千岛湖,登岭探溪,览胜寻幽。师生挚友,久别聚首,昼则行路作画,夜则挑灯长谈,众人所获甚丰。归后,叶先生请作为行路团成员之一的郎绍君先生作《艺术行路团记》一文,以志其事。笔者反复咏诵此文,深有所思。行路、作画,是身体力行以入生活,一路山水登临,历史人文风物应接不暇,又将这一番经历联通了溯宏文脉。后此记由周思聪先生手书,刻石立于叶先生故里桐庐富春江之畔。一段风雅艺事,映照出叶浅予与周思聪、郎绍君三位中国画前贤的笔墨情谊。反思这种同行采风、师徒切磋、深谙世情、浸润文思的画坛实践,承嗣了万里行路古风,至叶浅予辈现代中国画人,以迄于今,自是一脉相承,今言深入生活,其源正在此处。我们由此深知,写生采风不仅是摄取眼前之景与人,更需化育心底之天地与万物,此为中国画文化精神之正脉。



雨归

周思聪作

三

中国画创新之法,要理性看待。拓得疆界越宽,守得分寸就要越紧。所谓创新,须知有所止,守住中国画自身的品格和法度方是守本。何者为本?首在笔墨,次为诗心,再深一层,则物我两忘,以一带管笔运一片心,此根柢所在。至于题材、形式、技法、构图等,在守本之上尽可放手去变,实现理性之新变。就当下而论,真正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更隐蔽的失守,即题材尽可新,笔墨尽可熟,独不见画家自己,不见其亲历体验、真切感悟。单纯的图像可以靠采集、拼合照片乃至人工智能生成而日益便捷,唯独那一份从生活里慢慢熬炼出来的体悟和感触,无人能替代,亦必不可省略。

中国画之未来,尤系于年轻一辈,不能闭门自守、安于一隅,应思考中国画乃至水墨艺术何以在世界艺术中立得更高、更见分量。向外与守本,从来不相妨碍,所争唯在立足点。是以自家的笔墨、眼光、胸怀去观照世界?还是削足适履、曲意徇人,终至忘却自身面目?在世界艺术寰宇内,中国画的本位属性和文化责任是什么?是否守住中国文化主体性?正是二者之分野所在。中国画当下与未来的海外传播,需有立场、有主见、有方略,更需要更多优秀青年中国画人才。使世界对我有了解而理解,慢慢读懂笔墨背后的天地观与人生观,明白一根线条何以有这般讲究。到这一层,中国画便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笔墨话语,而能讲好中国故事,也渐趋回答了世界共生的境遇与问题。

统而观之,守与拓辩证统一,是中国画演进的时代特征与艺术法度,而贯乎其间的,是真问题与真体验。向内沉得愈深,则文脉愈活、笔墨愈真;向外行得愈远,则立足愈稳、声气愈壮。中国画是一个常言常新的课题,最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被传统文脉滋养,又凝结了20世纪中西艺术对话以来的现代经验。20世纪以降,诸前贤对此已成共识。百年倏忽往来,笔墨代有常新,值此温未消、此力方健之际,尚待吾辈继之扬之。守本而不泥古,拓进而不失己,自古人之行万里路至今日之驰骋世界,能于此道多进一步、多深入一分者,便是为这个时代、为中国画,添一笔立得住、传得下的真迹与真心。

(作者系《美术》杂志副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两年,演唱会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之一。一票难求,跨城追星蔚然成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被不少年轻人写进了生活计划。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显示,全国演出市场总收入达837.22亿元,其中大型演唱会票房约295.58亿元,同比增长13.7%,观演人次近3800万,全年逾两百组艺人开启巡回演唱会。演唱会、音乐节这类大型演出,已成为地方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据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票房之外消费的带动系数高达1:6.85,仅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一年便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逾2200亿元,“行走的GDP”由此得名。作为一名美学研究者,笔者更在意一个被票房数字遮蔽的问题:在屏幕上无所不能看、直播触手可及、人工智能可以合成出以假乱真歌声的今天,人们为何仍愿花高价、挤人潮,奔波千里,去一个未必看得清舞台的现场?经济账只解释了这股热潮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个古老的美学之问——人,为什么需要“在场”?

不可复制的“在场”

网络上流行一个新词,叫“活人感”,用来形容某位艺人不像流水线包装出的完美偶像,而像一个有呼吸、会犯错的真人。这个看似时髦的说法,其实触到了一个老概念:灵韵。瓦尔特·本雅明早就指出,机械复制会让艺术品失去“灵韵”,也就是那种“此时此地、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在场气息。一张唱片、一段高清直播,能把声音与影像复制得分毫不差,却复制不了你与成千上万人同处一个夜晚、同在一束灯光之下的那个“此刻”。“活人感”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守住了“灵韵”的内核:它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清晰与完美,而是存在意义上的“在场”。

耐人寻味的是,复制技术越发达,不可复制的现场反而越显珍贵。道理并不难懂:演唱会卖的从来不是歌,而是“在场”本身。歌手偶尔忘词、破音,或临场改动几句,台下反而报以更热烈的回应,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印证了眼前是活人、是当下、是不可重来的唯一一次。机器可以做到零失误,却做不出“活人感”;偏偏是那个会出错的身体,成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真实。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我们的文艺批评家谈“气韵”,论“气氛”,向来讲究当场领受和体悟,若隔着一块屏幕,气也就散了、断了。

演唱会真正的关键词,不是“看”,而是“在”。几万人踩着同一个节拍呼吸,把同一句歌词唱成声浪,手臂连成起伏的海,这已不只是观看,而是共同在场。观众从来不是台下的旁观者,而是现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灯牌、应援、接歌、大合唱,乃至时常上演的告白与求婚仪式……少了这些,演唱会便不称其为演唱会。这正是它与电影、唱片最根本的不同:电影散场,银幕里的世界与你无关;演唱会散场,你却清楚地知道,刚才那个夜晚有你的一份。

从拼流量转向拼品质

也有人把这股演唱会热说成“情绪消费”“情怀变现”,此话不无道理,却把事情看得略小了些。情绪可以被消费,但消费心理学难以解释“共同在场”所带来的全部感受和价值。比如,当一首老歌的前奏响起,互不相识的几万人在同一刻热泪盈眶,散场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竟生出一种“我们”的默契。两千多年前,孔子讲“诗可以兴”“诗可以群”,好的艺术能把一个个孤独的人唤起,点燃,再凝聚成一个临时的共同体。从远古的祭祀乐舞,到乡野的社火庙会,中国人始终明白,把人聚到一处、令其同声相应,本身就是艺术最古老的功能之一。今天的演唱会,正是“兴”与“群”的一次盛大复活;它满足的不只是“我想快乐”,还是藏得更深的带一句“我不孤单”。

演唱会的那一文旅、擦亮城市名片,自然是好事,但本末须分清。先有了打动人的现场,人们才肯为它奔赴一座城;至于城市的烟火气、老街巷与风物人情,不过是这股情感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座城市真正的形象,从来不是几场演出堆砌出来的,而在于它能否善待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也正因如此,当“活人现场”成为风口,一些背离“在场”本义的乱象便更需警惕:有的重营销而轻内容,凭话题度仓促拼凑阵容,把演出做成一锤子买卖,唱罢即散;有的将票价炒至高位,黄牛屡禁不绝,让“为爱奔赴”沦为“为价却步”;有的舞台被全息、无人机与大屏堆砌成炫技的秀场,喧宾夺主,把现场变成又一块更大的屏幕,使“灵韵”

《手风琴通用进阶曲集》在京发布

本报讯 日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风鸣琴韵·指尖芳华——《手风琴通用进阶曲集》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立足行业教学难点与美育发展需求,打破传统教材局限,同时适配传统低音、自由低音两类主流手风琴形制,适用场景更广、适配人群更全。全书兼顾零基础启蒙与进阶提升两大学习阶段,将技法训练、基础练习、中外名曲赏析有机结合,既满足日常教学规范化训练,又能够



□王 艳

悄然流失;还有各地一哄而上、争相复制爆款,演出渐成“千城一面”……而最伤根本的,是个别演出以假唱、对口型蒙混过关——这无异于亲手抽去了“活人感”“在场”赖以立身的地基:观众千里赴约,求的正是那份无法预演的真实,一旦假唱,现场便沦为一场更昂贵的“播放”。

这些病象看似各异,病根却是同一个:把本不可复制的现场,重新异化为可批量复制的流水线。值得庆幸的是,历经前几年的粗放扩张,市场正在自我校正:演出开始由拼流量、拼阵容,转向拼品质、拼内容。整治高价票与黄牛、明令禁止假唱,制度层面早有约束,但更深的纠偏,则要靠从业者把心思从流量与话题,挪回到作品与现场本身。说到底,文化红利是结果,真情现场才是根本,若舍本逐末,热得快,也凉得快。

艺术的根本在于“养人”

演唱会的热,给整个文艺界提了个神,而这点启示并不止于演唱会。近年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一路巡演,万人空巷;北京人艺的《茶馆》开票即罄;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遍地开花,一年的演出有二十多万场;诗歌朗诵、戏曲驻场、美术馆里排到深夜的观展长队,处处都在升温。在不少城市,“白天逛商圈,晚上进剧场”已成为年轻人新的休闲方式。线下文艺的全面回暖,背后是同一种渴望——人们要的不只是信息,更是身体在场的相遇与共鸣。戏剧、舞蹈、美术等诸多艺术门类,因此都不妨重新掂量“在场感”“活人感”与“共创性”的分量。这并非号召人人都去办演唱会,而是关注其背后的审美转变:把观众视作主体而非看客,用心营造能够彼此共振的气氛,让作品成为一桩联结人的事,而非一件供人围观的“物”。艺术的叙事,本就应该从“围绕作品”转向“围绕人”——因为艺术的根本,不在于制造物件,而在于养人、聚人。当一座座剧场、展厅、书店与广场,成为陌生人彼此照面、共同动情的所在,线下文艺便不只是消费场景,更是这个时代凝聚人心、涵养社会情感的公共空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角落。

这个时代,几乎什么都能被复制、被直播、被算法精准地推送到眼前,唯独“我与你此刻同在”无法复制。演唱会的火热,照见的正是人心深处对在场、对真实、对彼此联结的渴望。灯光熄灭之后,真正留存下来的,还是关于“我们曾经在场”的美好记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环境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引导学习者感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特质,有效拓宽演奏曲目储备、丰富艺术审美视野。

活动现场,本书作者冯健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系统分享了新书的创作逻辑、编写体系与教学应用价值。许笑男、张卓、王丁禾、李家栋等青年演奏家先后登台演奏经典曲目,生动展现了手风琴艺术的灵动韵味与多元魅力。